

当戏剧照进青春：看见更多可能

国学课

古代诗人的避暑智慧

◎ 王尧江

夏日热浪滚滚，翻开泛黄的诗卷，一方清凉的天地豁然眼前：古人或执蒲扇卧竹榻，或敞怀林间抱松风，或濯足溪涧戏游鱼……徜徉在文字的浓荫下，他们将避暑淬炼成诗意栖居。

林壑寻幽——自然的清凉屏障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在《夏日山中》一诗，李白尽显率性洒脱。“诗仙”抛却衣冠束缚，任松风“抚”过脊背，将身心融入青林。这浓荫带来的不仅是体感之凉，更是“天地与我并生”的精神自在。今人倚仗电扇空调的冷气，古人则在青山幽林间与自然相拥，向山林寻求庇荫与慰藉，践行最本真的避暑之道。

心静生凉——内在的避暑禅境

当浓荫难以拥有时，古人便懂得向内心寻求一份宁静。“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白居易的《消暑》道破玄机——心静自然凉。他晚年栖居香山寺，常“伴僧闲坐竹泉东”，寺院的空寂如无形的蒲扇，拂去尘心燥热。北宋韩琦罢官后作《北塘避暑》，于林塘野趣中体味“旷然如不在尘寰”的超然。这份清凉无关物理降温，而是心境澄明后，内在升起的一缕清风。古人早已参透消暑不仅是驱散体热，更是安顿躁动的心灵，在静定中觅得清凉本源。

亲水栖居——枕波观荷的诗意

亲水，是人刻在骨子里的消暑本能。孟浩然夏夜披头散发卧于南亭，“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在天籁自成的安神曲中，暑气早已随呼吸散去。秦观在《纳凉》诗中，拄杖寻凉至画桥，卧观月下莲影参差，听远处琴声悠扬，这份慵懒的闲适，恰是亲水避暑的精髓——在激潏波光里舒展生命的从容。刘禹锡诗中刘驂马的水亭“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凉虚玉簟空”，贵族的奢华未掩亲水本质：水阁临池而建，竹莲环绕，玉簟铺陈，主人斜倚栏边看锦鲤穿波，暑气早被一池碧水涤荡干净。从草泽野趣到亭台静雅，水畔始终是古人避暑消夏的诗意港湾。

纳凉观照——避暑中的生命顿悟

清凉闲适处，常触发诗人对生命的深层叩问。唐代诗人李频于《避暑》中惊觉流光飞逝：“白日欺玄鬓，沧江负素心”——黑发欺于岁月，素心负于江湖，想起年少时“大济苍生”的誓言，如今却在沧江边虚度光阴，这份在清凉中获得的顿悟格外锐利。

在《北塘避暑》中，北宋诗人韩琦观水鸟得鱼便“长自足”，见岭云含雨终“只空还”，悟出得失随缘的人生至理。《避暑》一诗中，明代诗人王恭忘于白云流水，终向红尘发出“寄语尘中者，同来共息心”的邀约。避暑不仅是身心的憩息，更是精神的濯洗与灵魂的省思。白居易晚年寄情香山，“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他在石上打坐，在松盖下听风，将避暑的片刻闲情，升华为对生命宁静的向往与皈依——原来避暑的最高境界，是以自然为舟筏，渡向精神清凉的彼岸。

征稿启事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是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文艺作品是丰富多姿的社会关系、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在艺术家头脑中长期孕育，并激发他们将心目中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结果。本报开设《文艺天地》版面，内容设置为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文艺作品鉴赏（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作品、书画作品、儿童文学等）。欢迎给我们来稿交流。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 jswmtl@163.com



- 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一群00后学生通过一条名为热爱的“小径”相聚
- 北京中学生戏剧节：见证无数青少年通过戏剧舞台找到自信、收获成长
- 知名戏剧作家及导演赖声川：从热爱戏剧的学生身上看到戏剧发展希望

7月18日至28日，第三届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在江西赣州的会昌戏剧小镇举办。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超百位中学生，报名参加了此次戏剧大赛。他们中有的是以表演为专业的艺考生，也有将戏剧作为热爱的业余爱好者。多元背景让不同身份的学生站在一起，让大家看到了更多样的表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学及其学生和戏剧产生了紧密的关联，让人们看到戏剧的更多可能，看到教育的更多可能。

“麦浪”的初衷不在于竞赛

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和寻常戏剧比赛不同，它是完全由一群00后学生策划举办的。该戏剧大赛创始人杨若然在2023年举办第一届大赛时，还是江苏常熟的一名中学生。她创办“麦浪”的初衷从不在乎竞赛，而在倡导自我表达。学生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挖掘主题词背后可以延伸的意义，并进行自己的阐释。

“不同教育背景的青少年应该站在一起表达，发出自己的声音。”她说，“一株麦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风吹来的时候，一株麦子会摇动另一株麦子，许许多多麦子会形成麦浪，就像同学之间的思想传递。”

回顾上一届的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可以发现，参赛者最大的是高三毕业，最小的是13岁左右的孩子，《灰烬表明那曾是火》《乡心》《左右》等一个个情节曲折的剧目陆续诞生，作品题材涉及教育、亲情、未来等各个方面。

在本届大赛上，特邀演出的《画皮3.0》，是由往届“麦浪”优秀选手创排演绎的剧目。今年他们首次尝试把沉浸式的戏剧作品放置在会昌戏剧小镇由百年宗祠改建而成的园林剧场里，并采取演员不动、观众行走的看戏方式，给予观众新奇的观演体验。

会昌戏剧小镇坐落在赣南山区会昌县城的西北街，背倚岚山，绵水和湘水在此汇流为贡水。从最近的机场到这里需要约两个小时，而从全国各地的学校抵达这里的剧院，也许只要通过一条名为热爱的“小径”。

戏剧是人生的“实验室”

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的评委刘小未认为，学生们的表演虽然稚嫩，但他们独特的观察视角、真诚的创作初衷，让作品充满了魅力，“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是我们看不到的，或者是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东西是创作好作品的基础。”

著名舞台剧制作人丁乃竺表示，戏剧对一

个人“打开”自己、发掘内在潜能有着特别的作用，“一是创造力，二是专注力，这是戏剧教育所具备的。”

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工作坊导师、著名戏剧导演邵泽辉说，“孩子们没有受过太多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创作和表演会略显青涩，这很正常。但这些年轻的学生已经开始逐渐认识社会，他们会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也越来越有表达欲望。”

邵泽辉说，戏剧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艺术，无论是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还是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都可以通过剧中的人物关系连接起来，“孩子们通过戏剧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找到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在邵泽辉看来，戏剧是人生的实验室。“戏剧是一种很好的心理训练，可以帮助年轻人建立信心。经过训练，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说的事情表达得更加清晰、准确。”他还说，“戏剧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在排演中，同学们不一定解决了问题，但可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麦浪中学生戏剧大赛被知名戏剧作家及导演赖声川认定为“华人地区第一个由中学生自发组织的戏剧比赛”，从热爱戏剧的学生身上，人们看到了戏剧发展的希望。

让素质教育更有“戏”

美育无声，戏剧有光。有专家指出，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美育模式的局限逐步显现，戏剧教育作为新兴的素质教育载体，其潜力日益被重视。

6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的

爱是抚慰孤独悲伤的良药——评长篇小说《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 张崇员

本来面目，具有极强的代入感。比如，主人公“黑狗达”五岁时，陪伴他孤独童年的外婆离世，他无法理解这种离开到底意味着什么，认为这是“很奇怪的离开”，仅能理解为“明明身体还在”，“人就是不在在了”，以至于看到离世的外婆被一群人围着、躺在厅堂“一动不动”时，他从人群的缝隙中钻进去，拉着外婆的手生气地喊“外婆起来”，但外婆却不理他。这里采用儿童视角，将“黑狗达”的命运卷入生离死别的成人世界，让人不禁对童年中没有爷爷奶奶陪伴、爸爸经常出海在外、妈妈忙于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外婆陪伴但外婆又去世的“黑狗达”产生怜悯和心疼。

在蔡崇达的小说中，人物在面对生活突变、命运无常和孤独、无助、压抑、苦闷、沮丧、失重等境遇时，往往能在家人关爱守护、族人守望相助、乡邻关心鼓励下，生长出顽强坚韧、悲悯豁达、生生不息的强大内生动力。“黑狗达”一家，都对小动物充满悲悯，在不断拥有动物成员的家庭及邻居中，始终弥漫着爱的味道。这种爱是陪伴、守护、牵挂和托举，也是理解、尊重、包容和接纳。

小说中，阿太为使“黑狗达”尽快从外婆去世的孤独悲伤中走出来，许下将自己“赔偿

给他”的诺言，编织出外婆寄身于鸭子中的谎言，来陪伴抚慰孤单的“黑狗达”。“黑狗达”在鸭子小白形影不离的陪伴守护中学会了“交朋友”，也明白了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一些无常之事，就像“有风、有雨一样自然”，面对这些更要“拼命珍惜好的部分”，慢慢积蓄起应对人生风雨的力量。他们一家与小动物的生死之情，又着实令人感动。

在鸭子小白、母鸡阿花等“朋友”的爱意和感召抚慰下，在看到回乡创业接连失败、生存狼狈、心情沮丧的父亲一蹶不振时，“黑狗达”在难过几天后想出让父亲养小动物、由小动物代替自己陪伴父亲的办法，一岁后的花猫黑咪不仅能“像个警察一样”沿着巷子巡查老鼠，而且能陪伴父亲往返加油站工作，结果父亲在黑咪陪伴守护下开怀了很多。

小说《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生动饱满地讲述了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和谐共生、诗意栖居的温暖故事，是对闽南小镇居民彼此努力、相互陪伴、奋力托举的生动呈现，令读者百感交集，也以爱的川流不息，给读者带来直面生活、坦然面对困境的勇气，带来应对和抚慰“人生风雨”和“内心汪洋”的良药。

中的恐惧往往会映照出我们自己的不安。小囡囡的成长启示在于，解决冲突不是靠消灭差异，而是靠理解差异背后的故事。

《新·驯龙高手》还将环保主题巧妙融入冒险叙事。影片揭示龙攻击人类村庄的真相：它们实际是被迫替红死神掠夺食物的受害者。这一情节反转，将简单的善恶区分转化为对生态系统的深刻认知——所谓“害虫”“猛兽”，往往是人类破坏生态链后的替罪羊。当小囡囡发现这一真相并说服族人改变与龙族的相处模式时，电影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责任意识升华。

《新·驯龙高手》之所以能跨越15年仍打动新一代观众，在于它把握住了成长的永恒命题：如何将恐惧修炼成翅膀？当影院灯光亮起，每个青少年带走的不仅是对奇幻世界的留恋，更是一个关于自我认同、共情能力、批判思维与生态责任的成长工具箱。在社会这个筑满各种“高墙”的现实“博克岛”，电影最终抛给每位年轻观众的问题是：你，敢不敢做那个率先伸手的驯龙者？

三代人的阅读时光

◎ 汤浙美

爷爷的藤椅，总是摆放在院子的老槐树下。椅边小茶几上，常年压着一块玻璃，底下是一张泛黄的《人民日报》。打我记事起，就常见他戴着老花镜，手指顺着铅字一行行摩挲，读到紧要处时，便会用红笔细细圈画。街坊邻居常来串门，爷爷便展开新到的报纸，铺在八仙桌上。大伙围坐成一圈，热烈议论着报上的新鲜事。那时报纸是稀罕物，爷爷总说：“这字里行间，可藏着天下大事呢！一张报纸，我能读上整整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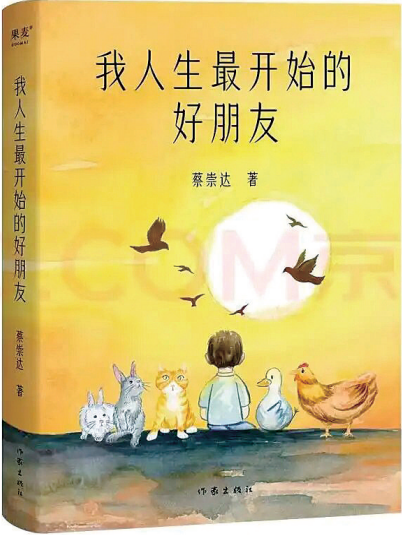
到了我这一代，阅读变得缤纷多彩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报刊亭像万个万花筒，各类期刊铺满整个小空间。我是那里的常客，书包侧袋里总躺着一本已经卷角的《读者》或《萌芽》，课间掏出翻上几页，油墨香混着课间的喧闹，成了我中学时代最难忘的记忆。

放学后，最期待的便是攥着几枚硬币直冲学校旁的租书店。指尖划过一排排书脊，小心翼翼抽出金庸或琼瑶的小说，一翻开便忍不住如饥似渴地读下去。我曾在被窝里蒙着被子，打着手电筒一口气读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任江湖恩怨在黑暗中翻涌；也为琼瑶《苍天有泪》里的缠绵哭湿过枕头，仿佛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人。小说中的恩怨情仇，让我初次窥见课本之外的广阔世界。

如今，女儿的绘本架竟比我的书桌还要宽敞。一岁时，她总抱着软乎乎的布书，小手指戳着图案，“咿呀呀呀”辨认着各种动物，那认真劲儿像在研究什么；三岁时，小小的她凑在亮闪闪的电子屏前，聚精会神地听《安徒生童话》，睫毛忽闪着，像是随着故事一同钻进奇幻森林；现在上幼儿园中班的她，书架更是成了“魔法乐园”——会“唱”诗的《唐诗三百首》发声书、一点就“说话”的识字启蒙书挤在一起。每天睡前一小时，她准会攥着那支粉嘟嘟的点读笔，要么对着唐诗奶声奶气地跟读，稚嫩的眼神里满是认真；要么点着屏幕上的汉字，一字一顿地大声念，小脸上满是发现新事物的欢喜。

前几日全家整理书柜，爷爷的剪报本、我的武侠小说和女儿的电子阅读器静静依偎在一起，像一条蜿蜒流淌的时光河，承载着三代人的阅读印记。我爷爷摩挲着曾孙女的电子屏，不禁感慨道：“现在的字都能开口说话了。”女儿却拿起他的剪报本，小手指着泛黄纸页上的剪贴：“太爷爷，这些贴在纸上的故事，是不是比动画片还好看？”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地洒在书页上。三代人的阅读印记，在这一刻重叠交融。从油墨香到电子屏，从共享一张报纸到指尖划过万千文字，阅读的载体在变，但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感动与成长，却始终如一，永远滚烫。



好书推荐

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新作《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聚焦闽南沿海东石镇，讲述了主人公“黑狗达”在与鸭子小白、母鸡阿花、花猫黑咪、兔子佐罗、鸽子米点等动物“朋友”的温暖相处中，学会坦然面对别离、理解生活窘境、抚慰孤独悲伤的成长故事，奏响了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温暖栖居的生命之歌，给面临生活困境和生命黯淡时刻的人们带来无边的“爱力”和温暖。

小说将叙述者与主人公融为一体，以儿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

勇敢与信任的成长魔法——评电影《新·驯龙高手》

◎ 苑广阔

当族人用武力对抗龙族时，小囡囡发明绳索炸弹；当父亲要求他参加“屠龙成人礼”证明男子气概时，他选择救助而非杀死受伤的夜煞。这些情节生动展现了解决问题的多元路径：智慧可以战胜蛮力，观察可以消解恐惧，创新能够打破陈规。对于常被单一评价体系比如考试成绩困扰的青少年而言，这种多元价值观的呈现，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电影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小囡囡与无牙仔从敌对到信任的渐进过程。当小囡囡颤抖的手不是挥向受伤的无牙仔，而是轻轻落在它冰冷的鳞片上时，这一“跨越物种的摸头杀”瞬间击碎了百年仇恨的高墙。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共情发生的完整链条：观察、理解、行动、信任建立。这种将抽象社交能力具象化的处理，为青少年提供了情感发展的可视化模板。

在校园与家庭生活中，青少年常面临不同性格的同学、代际差异的父母甚至于内心那个不被理解的自我。电影通过人龙关系隐喻了所有跨差异沟通的本质：当我们愿意蹲下来，用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异类”时，对方眼

今天看什么

真人电影《新·驯龙高手》改编自15年前的经典动画片，不仅通过IMAX级视觉效果重现了动画片中博克岛的壮丽景观与龙族的震撼形象，更延续并深化了原作关于成长、勇气与包容的核心主题。对于正处于认知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观众而言，这部电影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面对自我、理解他人、重构世界的生动教科书。

少年小囡囡的形象，本身就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颠覆。作为维京族长之子，他瘦弱、笨拙，连斧头都抡不动，与族人崇尚的肌肉与力量格格不入。这种“非典型英雄”的设置，让无数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自己“不够格”的青少年，看到了那个或许体育不及格、或许性格内向、或许有各种“缺陷”的自我。电影通过小囡囡的成长轨迹，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真正的力量不在于符合他人期待，而在于发现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